

母亲的归途



本报记者 徐新怡
通讯员 郑军 魏瑾瑜

没有粉刷过的平房，简陋的家具，墙上整齐贴着的奖状——这是陈婷（化名）假释后，民警第一次到她广东吴川的家里访问。当天见到民警，她一个劲地说着感谢。

黑夜

时间回到2021年4月，陈婷进入浙江省乔司监狱服刑改造，由于丈夫也在服刑，家中两个儿子只能由年近

的公婆抚养。陈婷入狱时，最大的儿子只有5岁。对家庭的牵挂，让改造初期的陈婷非常不在状态，她把自己封闭起来，很少与人交流沟通。

陈婷糟糕的状态被监区民警看在眼里，民警商议后认为，首先要做的，是走进她的心里。

一开始，民警通过心理咨询、亲情

帮教等多种途径，对陈婷展开教育引导。得知陈婷的丈夫在浙江省第一监狱服刑后，民警积极协调，为她争取到了与丈夫视频会见的机会。隔着屏幕，夫妻俩互相鼓励要好好改造，陈婷也打消了对丈夫的担心。一系列的努力之下，陈婷开始变得积极主动起来。

微光

监区民警觉得，仅仅让陈婷卸下心理防是远远不够的，要引导她在改造中重塑自我，实现自己的价值。一段时间后，因为表现良好，陈婷开始协助民警发放药品。但监区长郭琳敏锐地发现，每次和民警一起给同犯发完药，陈婷的心情就变得异常低落，甚至有时候躲起来偷偷抹眼泪。

一次晚上，恰逢郭琳值班，她发现陈婷又在就寝后低声抽泣，这回她没有再压抑自己的情绪。“警官，我真的很想孩子，也很担心他们。”

原来，陈婷的孩子一个患有先天性马蹄足，还有一个患有糖尿病。雪上加霜的是，2023年，她的公公去世，年迈的婆婆带着两个孙子，生活更加困难。每次看到药箱，陈婷就想到自己的孩子没有药物治疗，也没有母亲

的陪伴。

为了挽救这位迷途母亲，监区将相关情况向监狱汇报，与当地民政、司法部门以及儿童福利机构对接，帮助解决两个孩子的抚养问题。

“要不是你们，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坚持下去。”得知民警为她做的这些，陈婷握着警官的手泣不成声。这之后，她的改造状态也渐入佳境。

重逢

由于改造表现优异，陈婷于2024年4月被裁定予以假释。

5月，陈婷给监区送去锦旗，对每一位曾给予她帮助的民警表达感恩之情：“陷入高墙，是人生莫大的悲哀，同时也给自己最亲的人带去了伤害。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，是警官带给我希望，带给我信心，让我勇敢地站起来。”

陈婷假释后，民警也很关心她的家庭生活是否顺利？有没有遵守社区矫正规定？为此，监区通过电话回访、实地走访等多种形式，给陈婷送上适当的关心。

7月底，监狱民警联合杭州中院工作人员一行7人，奔赴广东、海南等地，开展假释回访考察，其中包括陈婷。

在对陈婷的走访过程中，回访小组详细了解她的生活情况和对未来的规划，以及遇到的现实困难。陈婷几度感动地落泪，“是你们照亮了我的回家路。”

大墙内的非遗



通讯员 葛攀 文 童春 图

近日，罪犯刘某历时两个月创作的“涅槃重生”作品，在浙江省南湖监狱修心教育成果汇报中荣获一等奖。

每当刘某走进“非遗进监”文化项目课堂，创作衍纸画时，就像换了个人似的。“自从学了衍纸画，我感觉心境平和了许多，也体验到了创作中的乐趣。”刘某经常自豪地告诉身边同犯，“我以前没发现自己还有一双会‘创作’的手，是非遗项目给了我前行的力量。”

这是浙江省南湖监狱将“非遗进监”文化项目与罪犯教育改造工作有机结合的缩影。

据悉，每逢节假日和学习日，监狱结合年度教育改造计划，有序开展“非遗进监”文化项目，同时利用监地融合、合作单位等社会资源，将非遗文化引进高墙。

自2023年下半年以来，监狱组织“非遗进监”文化项目集中性创作交流会2次，收到罪犯作品136件，让罪犯在“一撕一卷”“一比一对”中习得了技艺、润化了心灵。

“‘非遗进监’文化项目拉近了民警与罪犯的心理距离，是民警做好罪犯思想转化工作的又一把‘利器’。”监狱负责教育改造的一名民警说。

个别谈话里的门道

本报记者 俞可薇 通讯员 应鹏 朱嘉达

“你上周和女儿闹矛盾那事儿，现在怎么样了？”方鹏程坐姿笔正，眼睛直直地盯着对面。显得有些拘束的罪犯，嘴角却微微向上扬起些弧度。10来分钟后，罪犯轻轻松下肩膀，笑着和方鹏程道谢。

“我们平常就是这样开展个别谈话的，时间有长有短。”方鹏程转头和记者说。方鹏程是浙江省金华监狱民警，与罪犯开展个别教育谈话，是他和所有同事最日常也最重要的工作。

和罪犯谈话如何展开话题？有什么需要注意的？怎样能达到良好的效果？日前，记者走进省金华监狱，感受了这一项工作的开展。



方鹏程

谈话时还显得落落成熟的方鹏程，露出一个青涩而爽朗的笑容，一下子又找回点大男孩的样子。这个1999年生的青年民警，向老民警拜师，又自己总结，摸出了一套个别谈话的法门：提前做好功课，避开敏感话题，讲话要刚也要柔。

准确把握罪犯的心理，方鹏程也有过很多次失败的经验。他讲起自己刚工作的时候，肩章上还是两拐，跟在老民警后面，一个浑身腱子肉还有文身的罪犯方某，每次老民警找他谈话，总是表现得积极主动，等到方鹏程找他时候，不是坐在监舍里不愿出来，就是抗拒说话。有一次，方鹏程甚至搬了把凳子和监室内的方某相对而坐，也没能展开对话。“他是看菜下碟。”方鹏程知道罪犯的把戏，又跑去重新翻看这个罪犯的档案，想从中找到谈话的切入口，成效并不大。

转机是一次罪犯排队会见时，方某和插队的罪犯起了争执，先动了手，混乱中方

鹏程一把把他按到墙上，“冷静点！别违规！”这次后，方鹏程本以为更难和方某沟通，没想到几天后，方某却主动找上他，和他分享想给家里的儿子做什么菜，方鹏程接上话茬，终于顺利开展了谈话。

“有些人吃软那一套，有些人得来硬的。”方鹏程看着大厅里有序排队的罪犯，感慨道。如今每次谈话，他依然会提前查罪犯档案做好功课，找合适的话题切入，谈话后及时复盘。

保留边界也很重要

有20多年基层工作经验的民警丁友诚，沉淀出不一样的谈话路子。比起正式的面对面坐谈，丁友诚更愿意把个别谈话放在日常，或者是罪犯劳动中途放松的闲聊时刻，或者是排队在大厅接水的时候，可以站也可以坐。

把谈话融入日常生活里，才能让罪犯讲出最真实的话。丁友诚说，他会习惯把罪犯上一次谈话时暴露出来的问题或诉求攒一攒，也许过几天或是一个恰当的时机，再去解决，“要让他们感觉我们在关注每一个人，这种关注是长期的。”

作为一名资深民警，他和记者分享起谈话的门道，更多了些洒脱，“也别太上心，有时候要保持和罪犯之间的边界感。”

这个道理，是丁友诚像方鹏程一样大的时候，吃来的教训。那时他年纪轻轻，对《一个都不能少》这部电影尤为喜爱，电影里的老师抱着“一个都不能少的”信念寻找出走的孩子，他也萌生了要

把每一个罪犯都掰回最好的样子的决心。冷水泼得很快，丁友诚期望很高的一个罪犯，在一次谈话后向他喊，“你别把你的想法强加给我，我的人生不是你的人生！”那时丁友诚满心不解，甚至有些委屈，“他年纪比我还小，出去后还有广阔的天空，我想教他对自己负起责任，有什么不对？”

这个问题，丁友诚现在也没收到对方的回复。没过多久，他轮岗到现在的监区，也没有再关注这个罪犯。或许是接触了形形色色的罪犯，或许是在年岁渐长中有了不一样的体会，或许有些时候电影里的完美并非能轻易复刻，丁友诚渐渐学会对罪犯降低期许，“不违规违纪，保证教育罪犯的前提下，能做到多好，看我，更看罪犯自己。”

所以，个别谈话的法门到底是什么？结束的时候，方鹏程和丁友诚对记者说了类似的一句话，记者记了下来：让罪犯信任我们，用心用情，尽力而为。

这些年来，省金华监狱组建了144名的民警教师队伍，坚持每周开展思政课，又创新搭建新芽融媒体平台，挖掘优质教育资源，及时掌握罪犯生理和心理动态，提升教育改造质效，或许是最好的答案。



丁友诚